

坊间名人

牛叔趣事

林红宾

昨夜我又梦见牛叔了，他仍是当年的模样，有说有笑，怪亲热的……猛然醒来，再也睡不着了，牛叔的一些趣事就如蒙太奇般在眼前一一闪过。

牛叔姓牛名平，身材魁梧，孔武有力，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颇有人缘儿，尤其在抗日战争时当过兵打过仗。出于对他的尊敬，后生们都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他牛叔。

在故乡，牛叔算得上一个人物。早年，老少爷们儿集体劳作，牛叔被推举为生产队长。春天刨地时，全队劳力摆开一字长蛇阵，谁也不准说话，只见锄头起落，破土有声。刨了好长时间，人们都感到累乏，不免有些懈怠，就拄着锄柄休息。牛叔早有觉察，仰脸瞅瞅日头，深知该歇息歇息了，就说咱们抽袋烟吧。

大家闻声打住，就势趟歪在地堰上拉呱，有一些索性躺在地上晒日头。日头暖烘烘地照射着，眯缝着眼，可见紫蒙蒙的阳气从地表升腾。有两只云雀在附近啼鸣。山里好静。

有人问牛叔，最近没去打山吗？牛叔说，打山有瘾，一时不摸枪手痒痒，这两天太忙，腾不出时间。

那时还没有禁用猎枪，也没有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。牛叔酷爱打山，有空就扛着杆老猎枪满山逛荡。他的枪法挺准，几乎没有打秃的遭数。他不但爱打山，而且爱讲带有野味的狩猎故事。有人插话，现在山上兔子多，昨天我在西山上看见一只。牛叔说，前些日子，我在那儿一枪撂倒两只。嗨，一枪打俩！在场的人甚觉惊讶，都想听牛叔讲讲这次不凡的狩猎。牛叔磕磕烟锅，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。那天中午，他拿着老猎枪到西山逛游，来到一个小山沟，四下一瞅，觉得这儿该有东西。往前走了几步，果然见不远处有一丛枯草，那

旁边正卧着一只野兔，这家伙个头较大，不用说是个老山货。乖乖，它居然麻痹大意，压根儿没料到有人会向它摸来。当下，他顺枪瞄准，搂机响枪，将它打了个“窝老”（原地毙命）。他上前一看，心中一阵惊喜。你们猜怎么样？竟然一枪撂倒俩。

哎哟，这真神啦！听者皆夸赞不已。

朱庆年与牛叔素有交情，说话从不掂量，听牛叔说得如此玄乎，便面露讥笑，对众人说，他呀，不但姓牛，而且喜欢吹牛，当初真不该叫牛平。林之琪与牛叔是同龄人，又是近邻，也爱说笑，便明知故问，该叫什么？朱庆年一甩包袱，该叫牛叉！在场的人就憋不住地笑。

又有人请求道，牛叔，你把鸭子吞知了的奇闻讲给我们听听。牛叔有求必应，从荷包里搓揉出一锅儿烟，划火点燃，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，这事到现在有些年数啦。那是末伏的一天，我在河边看见一只蛴螬（蝉的一种）飞到一棵菖蒲上。小家伙特刁，停了一会儿，见这儿没有危险，就扯着嗓子“富得姿，富得姿”地叫唤。菖蒲旁边恰好有一只鸭子，冷不防地将蛴螬一口衔住吞了下去。蛴螬弄不明白，刚才还日头晃晃的，怎么一下子就黑了天呢，急得直叫唤。鸭子好纳闷，明明吞了下去，怎么还在叫唤，莫非到了嘴边让它溜了，前后找了个遍，就是没找到。众人皆开怀大笑。有人说，这纯粹是在说笑话，蛴螬到了鸭子肚子里哪能再叫唤。牛叔说，反正是我亲眼所见，信不信由你。

数日后，有人问牛叔，你打山几十年了，猎获过稀奇野物没有？牛叔说当然猎获过。前些年，我曾在北山后面打过一条貉子，后来再没看见，八成断根了。有人好奇地问，貉子？我们从未听

说过，是个什么样子？林之琪说，你们牛叔牛哄哄的，给山中的野物随便起个名字，你们也会相信的。牛叔一本正经地介绍，这可不是胡吹乱造的，那野物就叫貉子。它像个小巴狗，浑身呈棕灰色，两耳短小，两颊有长毛横生，专门在山林中出没，昼伏夜出，吃野兔、刺猬什么的。它也叫山狸子，皮毛是很值钱的。

有人问牛叔，你时常到山中打猎，肯定见过不少蛇，其中也有长得怪异吧？“山大了什么野物都有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见过一条长着四条腿的蛇。”那天朱庆年没在场，要是在的话，非贬嘲他不可。牛叔稍停又说，刚才咱们谈起蛇来，这使我想起了在外地见过的一种豆角，这种豆角长得有一度多长，形状跟蛇极相似，好像就叫蛇豆。有人质疑，哪有这么长的豆角，你准是看走眼了。还有人说，蛇怎么会长腿呢？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么？牛叔说，打山的人眼睛再好使不过，轻易不会看走眼的。

这一年秋后，下了一场雷雨，导致山洪暴发，濒临河边的土地被冲坏了，等山洪消了之后，牛叔带领大家疏通河道修复土地。歇息时，牛叔讲了一段险遭雷殛的经历：“这场雷雨是多年没见过的，那雷真像战场上的炮击声，这边响罢，那边又响，怪吓人的。我到山上查看灾情，正走着，突然见一个冬瓜样的刺眼东西朝我扑来。我见势不妙，飞身跃到一个水沟里，紧接着那个冬瓜样的刺眼东西就在旁边喀嚓一声炸响了。我的天，原来是个四处游荡的霹雳，当时要不是我身手麻利，必定让这个霹雳劈死了。”

朱庆年正好在场，就说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见过雷像冬瓜似地撵着打人，什么怪事都让你遇上了。牛叔说是的，要是让别人遇上了，那可就毁了。

有人问，你刚才说打雷像战场上打炮一样，当初你们解放咱们县城，比打雷还要激烈吧？牛叔说，是的，那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响，机关枪咕咕地直叫，手榴弹一个劲地甩，在我军强大攻势下，小鬼子只好弃城而逃。朱庆年幽默地说，咱们县城的鬼子是你牛叔赶跑的。牛叔纠正道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应该说是被我们团赶跑的，这自然有我的一份功劳。

单说这一天，干活歇息时，朱庆年又拿牛叔开涮，你呀什么大话都敢说，我真服你了。依我之见，咱雁鸣庄索性成立个吹牛协会，这个协会的主席非你莫属。在场的人也跟着起哄，都说这个主意很好。牛叔也跟着闹，当即发表就职演说，既然大家瞧得起我，我就不推辞了，反正我是一队之长，多揽个虚职也累不着，往后一定带领大伙好好地干，好好地吹，把我们庄户人家的日子吹得乐呵呵、美滋滋的。众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人和庄稼一样，一旦成熟了，就被死神收获去了。前几年，牛叔、朱庆年、林之琪相继去世，又一茬后生长起来了。现时社会发展得特别快，物质生活日益充实，人们的见识也随之增多，对于当年牛叔说过的一些怪异现象，村民们深信不疑。譬如说形如冬瓜的闪电，“走近科学”栏目讲得很透彻，那是一种球形闪电，对人畜的危害性最大。再如四条腿的蛇，在“动物世界”里看得十分真切，不过那不叫蛇，是蜥蜴家族中的一员。牛叔所说的蛇豆，如今在集市上也出现了，确实有一度多长，足以证明牛叔说的不虛。村民们在谈论起这些话时，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牛叔，仿佛他就坐在身旁，一边抽着老旱烟，一边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山野趣事。

看山的四大爷

张天永

四大爷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看山人，乡邻们都称看山人是“看庵的”。

四大爷姓王，大名王国旗。因为出生时，他父亲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刘四。看山以后，小辈人都称他四爷爷、四大爷、四叔。不少晚辈都以为他姓刘，排行老四呢。

我的故乡头甲村，在牟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最东南方向，小村在群山环抱之中，户户开门见山。村子的东南西有几座高低不一、错落有致而又名不见经传的小山，名曰甜水乔、五甲山、寨山乔、花顶前、老鼠窝。

这些小山的山坡上，长年生长着茂盛的松柏柞树和各种山草，真是山上松柏柞树葱郁，山下小溪流水潺潺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，这里所有的山岚都是归个人所有，和当时土地一样，张家一块，李家一方。为了保护山上的树木山草不受损

失，很多山主联合起来雇了一名看山者，四大爷就当上了村南寨山乔的看山人。

四大爷一生忠厚老实，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总是充满着活力。他在六七十岁时，仍步履稳健，坚强有力。山规规定，每年农历十月一日为“开山日”，各位山主山上的柴草必须在十月一日前收割结束，凡十月一日前不收割者，视为放弃。每年开山之日起，所有乡邻一齐涌进山里拾掇山主没有收割的山草，不几天时间山草就被收割一空。这是乡邻们冬春的主要生活燃料。

虽然山规有明确规定，每年十月一日至次年清明，乡邻们可随便进山拾草砍柴，其他时间任何人不准进山。四大爷对确有困难的乡邻们，会尽量提供方便，对个别违反山规的人好心劝阻，他那颗善良的心，感动了那些违犯山规的人。对那些生活困难的乡邻，他尽量

给予关怀和照顾。一次，发现一名一条腿残疾的人偷割了一袋子山草，他不但没有处理那个人，反而从自家的草堆里装了两捆柴草，亲自送到那位残疾人家里，感动得夫妻二人双腿跪地，再三表示感谢。

四大爷收取的山租，是山主用粮食兑付，根据山主山峦面积大小而定。一般是每年二至四斤，粮食的品类多是高粱、苞米、大豆、谷子等。四大爷在收取山租时，发现个别山主家中生活确实困难，或因旱涝等自然灾害造成歉收，他就少收或不收。在收租过程中，赶上吃饭，就随便在山主家吃口便饭，抽袋旱烟，喝口白水，与山主聊聊天，歇歇脚，山租也就不收了。

在看山的近40年里，四大爷的足迹踏遍了五乔三岭，他熟悉那里的每一块土坡山石，每一条沟沟乔乔的一草一

木。哪棵树上有鸟窝有蜂巢，他都了如指掌。他经常向进山寻找药材的乡邻们指点各种药材的生长位置，有时亲自将乡邻们送去采药。他常年巡山，对各种中药材都非常熟悉，能准确说出药材的治病作用。

我们家乡自古就有一句俗语叫“打一辈子鱼叫不全鱼名，看一辈子山叫不全草名”，可见海里的鱼和山上的草种类之多。可四大爷对山中的各种树木杂草基本都能识别清楚，一看其叶茎，马上就能叫出名字来。

四大爷的看山生涯，一直到所有山峦都归集体所有。那时，四大爷已近七旬，身体仍很健壮，社员们念其为人忠厚老实，一致推荐让他继续做看山工作。不过不再是收取山租，而是记取工分了，由原来被称为“看庵的”改称为防火护林员了。